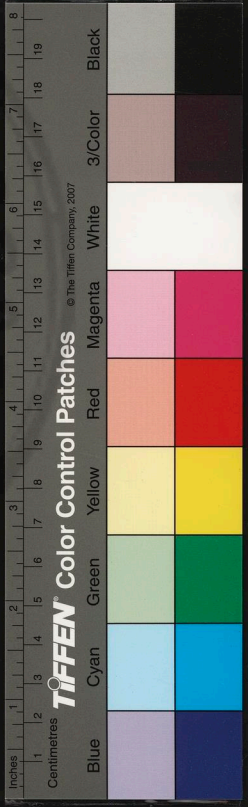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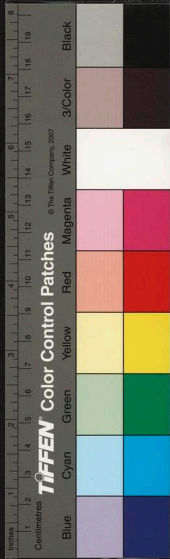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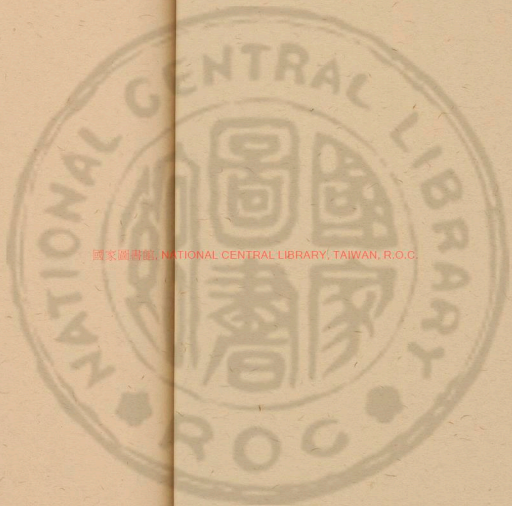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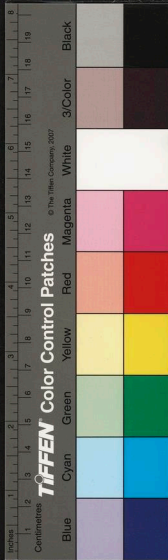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虛浮恠誕之說予常
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
為此書以便記覽尚恨
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
有所得當續書之新書
朱熹序

顯重刻名臣言行錄叙

歙陽里人阪上汪國楠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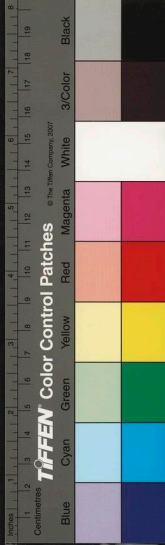
夫學者嚶遠慕曷若近宗何者
耳目真而風聲氣習易濡也

朱夫子集八朝名臣言行錄始于趙韓
王終于陳正學豈不前茅後勁畢



拔赤幟哉李幼武氏斤。續貂搜中
興四朝理學名臣列為外集別集
續集庶幾希踪紫陽囊二百餘
年豪傑而錐穎露矣第以羅豫
章真西山之賢而漏以張陸文謝之
忠而漏寧無遺珠歟夫蘭馨幽

谷非羶世也乘雁不多双鳧不少非後博
也但或係伊洛之淵源或肩趙宋之綱
常或遵堯一錄接龜山而開延平或
袒割考亭與西山九峰相頡頏譬
冷陰之禹豐城之劍輻埋何損俠大
烹之厨海錯不列鈞天之奏谷黍不吹



非齊王之食鷄炙也余讀禮之暇僭
 取羅真二子補入外集雖云畫蛇之足
 毋意然陽正派哉後乎氣陽如張陸文
 謝也者姑開其緒以俟後之紫陽嗟
 嗟士君子訖、好修豈不矢軼伊周而奴
 隸管晏比效言行不得與當去賢豪

齊驅不足羞已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吾師
 乎吾師乎何以嚶為哉

萬曆叁拾柒年仲秋月中秋書于樞墅館



重錄宋名臣言行錄

後學光祿寺少卿高安朱吾弼

真定府知府婺源汪國楠

婺源縣知縣四明趙昌期重編

教諭婁海董伯起

訓導真州吳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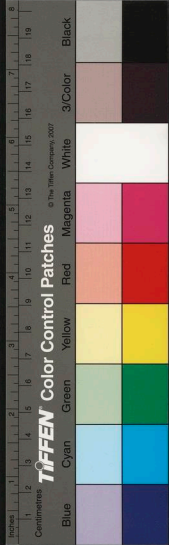
延陵荆懋功

中書舍人古欽吳養都

吳養春

儒學生員婺源王正己全校

文公裔孫生員朱崇沐訂梓



宋名臣言行錄總目

集

宋晦庵先生朱熹纂輯

太平老圃李衡校正

明後學安福張鰲山校梓

縉雲鄭汝璧校修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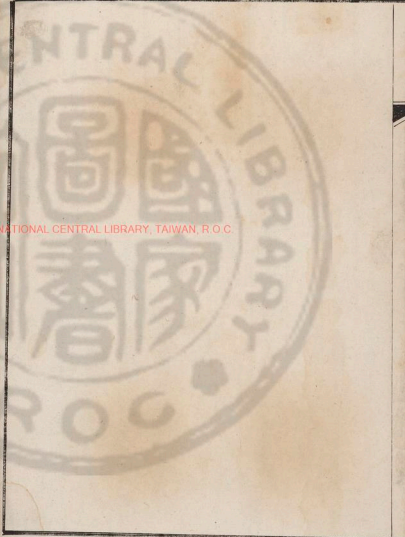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普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彬

丞相魯國范公質

內翰竇公儀

丞相李文正公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蒙正

丞相張文定公齊賢

第二卷

丞相呂正惠公端

樞密錢宣靖公若水

丞相李文靖公沆

丞相王文正公旦

第三卷

丞相向文簡公敏中

參政陳晉公勣

尚書張忠定公詠

樞密馬正惠公知節

樞密曹武穆公瑋

第四卷

丞相畢文簡公士安

丞相萊國寇忠敏公準

太尉衛國高武烈王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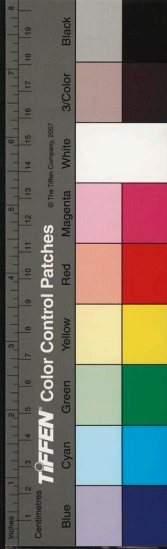
內翰楊文公億

丞相王文康公曙

第五卷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曾

丞相李文定公迪



參政魯肅簡公 宗道

參政薛簡肅公 奎

參政蔡文忠公 齊

第六卷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 夷簡

丞相陳文惠 普佐

丞相晏元獻公 殊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 序

參政韓忠獻公 億

參政程文簡公 琳

第七卷

丞相祁國杜獻公 衍

參政范文正公 仲淹

東染院使種公 世衡

第八卷

丞相穎國龐莊敏公 籍

樞密使狄武襄公 青

參政吳正肅公 有

參政王文忠公 堯臣

樞密包孝肅公 拯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 德用

第九卷



諫議田公錫

內翰王公禹偁

侍讀孫宣公奭

中丞呂恭惠公及

中丞孔公道輔

起居舍人尹公洙

尚書余襄公靖

天章閣侍制王公質

侍讀孫公甫

第十卷

希夷陳先生搏 种放 魏野 林逋附

安定胡先生瑗

泰山孫先生復

徂徠石先生介

老泉蘇先生洵

尚書余襄公靖

中丞孔公道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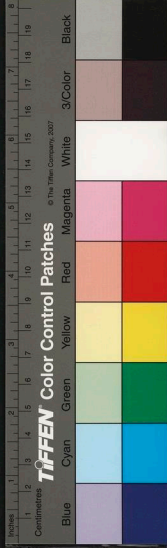
中丞呂恭惠公奭

侍讀孫宣公奭

內翰王公禹偁

諫議田公錫

希夷陳先生搏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終

前集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一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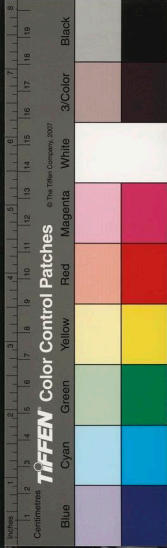
趙普 韓國忠獻王

字則平幽州人事太祖太宗位至中書令配享太祖廟庭

普爲滁州判官太祖與普哥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范蜀公家牘

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普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終

前集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一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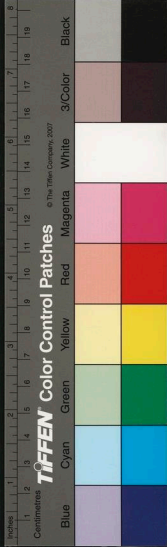
趙普 韓國忠獻王

字則平幽州人事太祖太宗位至中書令配享太祖廟庭

普爲滁州判官太祖與普哥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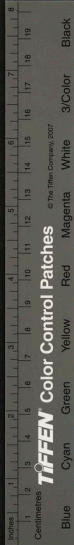
范蜀公家牘

太祖旣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普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鬪



行臣未
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
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
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
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屏左
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
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
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
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
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
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
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

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
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
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
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
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
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
使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
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癩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
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乎至今戴白之老不覩于戈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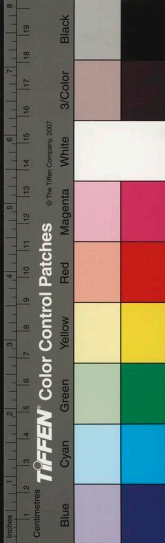


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其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太祖旣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賜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支制治於未亂故也

太祖寵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驥劾奏普僉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曷鑑尚有耳汝不聞趙普曷忘社稷臣乎僉左右曳於庭數匝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並涑水記聞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俱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榻坐煖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驢不能着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美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



九黑瘧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嘗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滿美副之不氏間見錄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玉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玉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記間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

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民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不辨也聞見錄

普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捨奏歸襪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後果稱職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



晉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寢

並記聞

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聞見錄

太祖嘗與普議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口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指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塞破屋

子矣

楊文公談死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上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主尋也自後普不復敢言

普公談錄

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曰太祖太祖曰此

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既而後主遣

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齎白金如遺普見之歎江南君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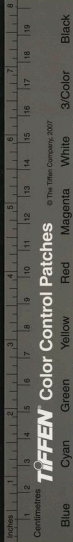
始震感上之德度

談笑

太祖忽幸並第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於普置在左廡下倉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曰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記聞

始爲相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於王



開寶中盧多遜因對屢改其短甯有鄰復奏其庇吏受
贓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參知政事更知印押
班奏事以分其權

王性深沉有岸谷多忌刻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
讀書晚年手不釋卷爲相以天下爲己任沉毅果斷當
世無與爲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
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
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
幼兒主天下耳因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
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

太后因召普於榻前爲約誓書削於紙尾自署名云臣
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官人掌之及太宗卽位普爲參
邇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
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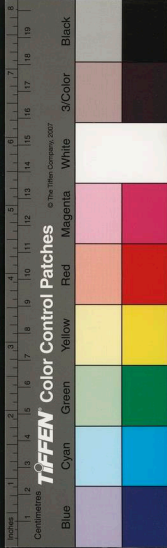
至復爲相

並記開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賊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諭百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曰敗官
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上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
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聽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
止

沂公筆錄

彌德起自冗列爲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曹椒有不軌謀



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普拜相因為辯雪
上方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日上頗不憚
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思省內愧
放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
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
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哉上於是釋然
沂公筆談

本繼遷擾遼太宗用普計封趙保忠守莫臺故地令滅之
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為邊患 王壺清語

曹彬 濟陽武惠王

字國華直定人事太祖太宗真宗位至樞密使配享
太祖廟庭

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
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既卽
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
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 記問

大舉伐蜀以王爲都監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逞威暴
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是乘破竹之勢不血
刃而峽中郡縣悉下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大將王
全斌等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別校皆取瓦無厭蜀
人苦之王屢勸全斌宜速振旅凱旋全斌等逗留不發



卒致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盜賊蠡起王與崔彥進
悉力剪平之洎全斌等歸闕太祖盡得全斌等所爲事
狀又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詆諸將奢縱不法事異以口
解止言清慎蕭恪惟曹彬一人耳太祖怒全斌等並下
吏議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文義成節度使王獨懇請
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獨家厚賞恐無以勸天
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
言哉夫懲惡勸善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辭李宗諤撰
行狀
彬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
且戒左右曰是將御黨察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
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悉奇貨

也太祖寤令伺之圖書也無錄金寸錦之附焉秘遺

仁贍自劾南獨先歸闕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狀太
祖笑謂曰納李廷珪女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
仁贍惶怖叩伏待罪曰此行清介畏慎止有曹彬一人
爾記聞

太祖遣王全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
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還太祖傳宣送中書貶勘左
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劾今後陛
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
劾恐今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但且令勘劾洎勘案成宣
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



言行自一
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曹并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頌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入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署名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則當時何故堅執服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爲穩便所以一同伏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之命太祖尤器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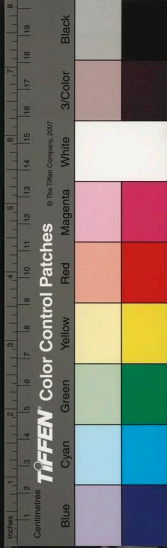
曹公談錄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潘

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論彬曰所謂大將者能前而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中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欲其背以遣曰會既會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聞見錄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爲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濼源郡公仲寓入觀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未出彬累遣督之言卽君到寨四面卽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爲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月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爲信但報言行李之



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
言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
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答拜爲之盡禮先
是宮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
火旣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
裝旣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梁迥
田欽祚皆力爭以爲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曰非爾所
知觀燬神器懦夫女子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燬果無
他彬遣五百人爲撤致輜重登舟後主旣失國殊無心
問家計所賞特鮮矣

說苑

江南官吏親屬有爲蠻王所掠者王卽時遣還之因大

軍中無稍借人妻女振乏絕恤鰥寡吳人大悅及歸舟

中無它物惟圖籍衣被而已

行狀

彬攻金陵聖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
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言以克城之日
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
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
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
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

記聞

太祖遣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恩
禮踰厚而絕無削命彬等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
非忘之也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可更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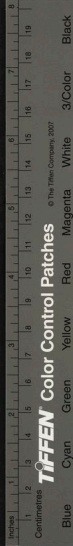
此事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重爵勸功若此
沂公筆錄 彬快快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嘆曰好官亦
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記聞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
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
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
八年行狀

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週年然後挾之人皆不曉其
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
不利而惡之朝夕詭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
亦不赦也 記聞

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執戮一人其
所居堂室整潔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久久墻壁之
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既平
江南回請關門人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
謙恭不伐又如此 歸田錄

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玩王左
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須臾更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爲
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領將相不以
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自
者雖劇暑不冠不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稱載而
歸惟公但圖史衾篋而已 王壺清話



爲樞密使向敏中爲副使。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
狎至上，必亟召樞臣計。敏中曰：「此狂寇，當速發兵誅
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千步兵若干，足矣。」敏中徐曰：「
某所儲廩未備，或道途遙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別施方
略，制之。纖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彬
必懇激而言，臣請自效。更無它說。敏中常私怪之。及于
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
臨事整衆，酷類先君。復果於戰鬥，而不肯以安民柔遠
爲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耶？筆錄

彬前後征討，凡降四國。王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
一無辜。諸子皆賢，令瑋、琮、璨、繼、頌、旄、鉞、陶、勣、觀、王、晝、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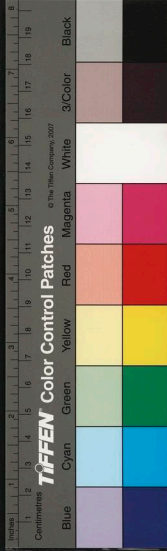
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玉縛教于三。登上將壇，其後父子
祀。追封王爵，實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仁宗，毋儀累朝。
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無以過
此。」澠水燕談

范質

字文素，大名入。登後唐初，相太祖。官至太傅。

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
它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博學術何以處之。蒙求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
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所執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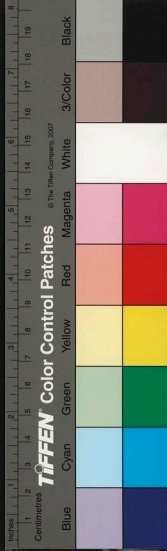
偶書天暑去酷吏清風來以人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
究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幸無忘吾言
公惘然久之後至伏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
肆見者公心異焉亂定公入用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
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開元
見
質初作相與馮道同掌道意輕其新進潛視所爲質初知
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
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自識大體吾不如
也質果爲名相談錄

急蒙尤

質奉行制較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爲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
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
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
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
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
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曰
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諂讓太
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
內出制書禪位及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爲人
也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記聞

質謂太祖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及主



當如子太祖揮涕許諾由是深敬重質仍以爲相者累
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質相
必以質爲稱首羅川別志

公自以執政之地生殺慘舒所係苟不能蚤夜兢慎悉心
精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險夷居
其位者今古所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咬三手醇醕卽
可爲宰相矣筆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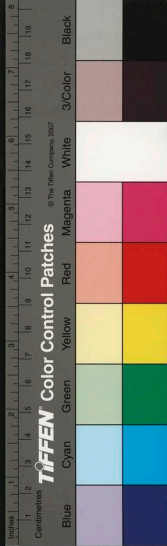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
而退自餘悉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暴行而
已由唐五代不改其制國初范質王溥魏仁溥自以前
朝舊制且禪太祖英曆眞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

事所得上言臣等同署予以志之自是奏御屢多或至
旻晏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罷今遂爲定式筆錄

公以蕙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朝後所得祿賜多給孤
遺閨門之中食不異於身沒之後家無餘貲後太祖因
講北轡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所居宅不營產其
宰相也太宗亦素重質以爲循規矩惜名器持蕙節無
出質之右者

竇儀

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第國初再入翰林第儼侃備
僖皆繼登科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相以乾德爲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官入有入掖庭者上因閱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實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大喜因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劉貢父詩話

王著既貶官內署關人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既貶官深巖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依項自翰林遷端明令又官爲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

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爲學士

金坡遺事

儀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心之欲聞其過一日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于有才智之意儀感普言開國元勳公忠亮直社稷之業帝不悅儀雖言於帝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請朱崖五門可保矣既而名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恨於普又喜其進用遂反普之短畧罷相鎮河陽普之罪甚危賴以動舊脫禍多遜遂奏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談錄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即曰曰公初下城雖傾藏瓦之誰敢言者今既



有籍卽爲官物非詭直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欲以爲相趙普忌其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聞之驚嘆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耶

儼顯德中上疏言六綱一曰明禮二曰崇樂三曰熙政四曰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文

並蒙斥

太祖常晚坐崇政殿召學士儼對儼至屏柑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豈儒以我燕服爾遂命袍帶儼遂趨出

筆紙

儼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謂一公曰下卯歲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預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

於奎 王壺清話

竇稱爲晉府記室賈琰爲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譏捷給備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懼於心耶太宗甚怒白太祖斥出爲涇州節判後卽位思之名爲樞密直學士數月參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稱曰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以至此耳上曰不然以卿嘗向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耳

談錄

儀爲人極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一侍卽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世宗公談錄



李昉 文正公

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相太宗

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
京昉又獨不朝愆道州司馬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
爲生業以老三歲當徙不願內徙後二年宰相奏其可
人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
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大喜曰宰相不謬薦
人

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譖獨昉無它
言徵謂曰居易諷諫七德舞門曰怨女三千放出官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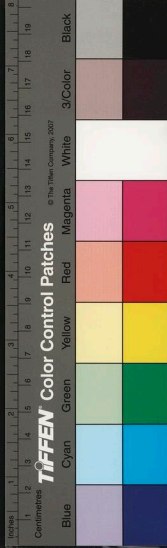
囚四百未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

朕矣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吏館先進御而
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

盧多遜與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數昉人以告
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
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田是目昉爲善人
並表求

公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
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第或問其故
公曰用賢入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



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公常期王且爲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且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並居史

呂蒙正 許國文穆公

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甲科相太宗真宗

淳化三年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其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

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盜謚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談苑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蒿工楫師苟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莫官物之人無至損折可矣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蕪容則萬事蕪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蕪愛善惡寤之則姦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發



正合黃老之道

事實

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親戚微寵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下材能老於巖穴不能鬻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惟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

湘山野錄

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

其量

記聞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一百里欲因公第獻以取知其第何間從容言之公咲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三百里其第遂不復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

歸田錄

公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何如諸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爾此誠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



稱職者以此厄史

公既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鑿已病帝爲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侄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人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其厚公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聞見錄

張舜賢 文定公

字師亮曹州人舉賢良方正中第相太宗

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向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養悌五舉賢六太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爲相至太宗卽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在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爲相筆錄

太祖幸西都公獻十策於馬前召至行官賜衛士廊發文

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事
文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歸謂太宗曰吾
幸西都爲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

聞見錄

爲江南轉運使吉州沿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爲江水淪陷
或官占爲船塢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
浮柵以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公悉奏免之

蒙克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
於上前更千餘斷不能服齊昌壽曰治上許之公語訟
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昌然卽命各供狀結實
乃召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家人乙吞乙家人甲含貨財
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乃止上大悅曰朕固

知非君莫能定者

記聞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一終

前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二

前集

呂端 正惠公

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相太宗

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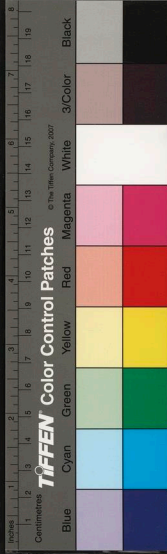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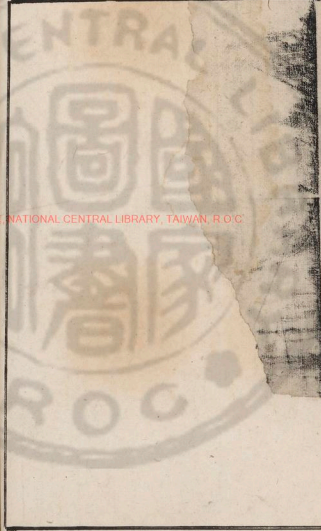
王士禛清話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或曰端為人糊塗謂突帝曰端小

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呂氏家塾記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毋太宗甚喜時寇準為樞密副使端

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
端使人邀至幕中曰鄉者上召君何為啗以獲繼遷毋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二

前集

呂端 正惠公

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相太宗

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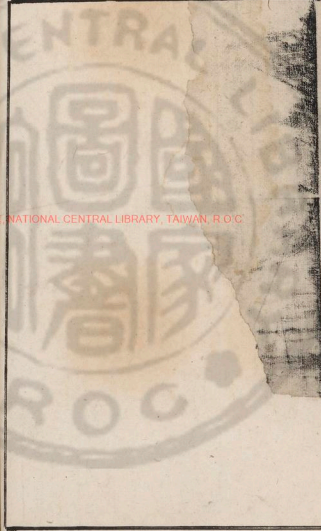
王士禛清話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或曰端為人糊塗謂突帝曰端小

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呂氏家塾記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毋太宗甚喜時寇準為樞密副使端

為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
端使人邀至幕中曰卿者上召君何為啗以獲繼遷毋



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
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
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相呂端請對上召見之端且道
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
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
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
讎而益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
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哉
矣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免誤我事即用端策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
政李昌齡殿前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
元佐太子用太子使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
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
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違先帝
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

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

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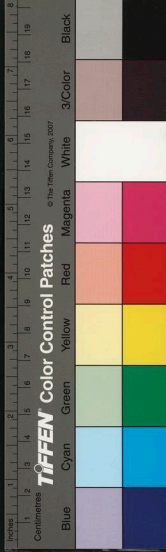
並記聞

趙普在中書端爲參政趙普謂人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

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直台輔之器也

談錄

公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爲務每奏對同列多異
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
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錢若水 宣靖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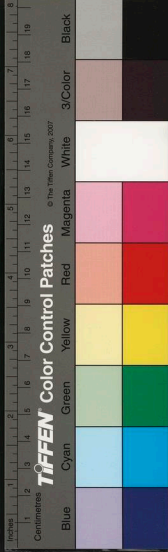
字湊成河南人舉進士釋褐位至同知樞密院事

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方四十致仕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中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

聞見錄

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

於州命録事鞫之録事賞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録事請若水詎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孰觀其獄辭邪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取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若



其戚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其人傾家貲飯僧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論功非其本心也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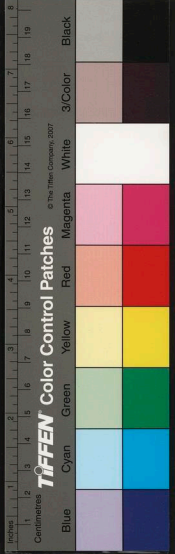
記開

若水為學士嘗章賜趙休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寇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

金坡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

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之軍與宋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質玘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詰之曰尔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為賢尔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



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
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敵可
替不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回不敢退上意解
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
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
知秦州

記開

詔訪備邊之策若水條上五事一擇郡守二募鄉兵三積
芻粟四重將帥五明賞罰

公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爲成將
所伏上知之謂左右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樽
俎視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閒暇清論可

也責之於用罕有成效今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

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禦寇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往按
至則乞罷其後時論隨之

王壺清話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
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
班列寂寞想其自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
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重非
寂寞之地且亦不聞其鬱悒也况今岩穴高士不求榮
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然然
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報國
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



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
 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
 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
 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時不能悉心
 補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
 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
 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
 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昌為不
 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 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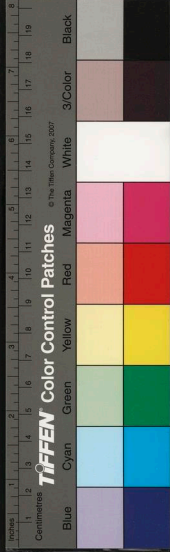
李沆 文靖公

字太初洛州人擢進士甲第位至丞相配享真宗廟
 庭

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直貴人也 蒙北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公曰和親何如公曰
 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
 以為然及上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
 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 記聞

真宗初即位沆為相王旦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
 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
 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天馬則土木甲兵
 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



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
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

龍川志

沉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沉同年生又與其弟維
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維乘間達亮語沉曰
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
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比有強虜西有
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如李
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自
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卽席必自論功最
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妄言卽世
所謂籠尊籠尊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謝馬君沉嘗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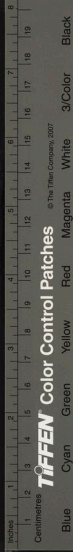
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
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
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儉人
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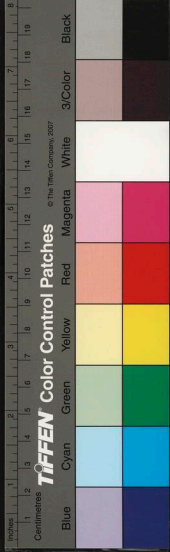
談先

貞宗初卽位沉爲相帝雅敬沉嘗問治道所宜先沉曰不
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入曰如梅詢
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故終帝世數人皆不盡用

別志

或薦梅詢可用貞宗曰李沉嘗言其非君子時沉沒二十
餘年矣歐陽文忠嘗問蘇子容云宰相沒二十年能使
人豈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耳軾謂陳執





中俗更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王上況如李公才識而濟之無心邪東坡志林

真宗問公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

佞臣常惡之豈效尤龜山語錄

公為相真宗實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為貴妃如何

公對使者自引炬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沉以為不可

其議遂寢呂氏家塾記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公屢矣而終未

用公曰寇謂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

其才不足用邪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

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

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

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讖東軒筆錄

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沉為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

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開見錄

沉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不以屑慮

堂前築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沉沉朝夕見之經

月終不言妻以語沉沉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

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沉曰身

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

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

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爾安事豐屋哉

談苑

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仁宗以問公公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日再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及公薨數日乃卒拜焉

金坡遺事

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王文正公遺事

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或曰何以明之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

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荅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王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時惟魏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

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
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
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得宰相大體後之爲相者則或
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王惡言天下
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
也

元城語錄

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
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
奉禮廳事已寬矣

溫公訓儉

王旦

魏國文正公

字子明魏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太尉配享真宗廟庭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宣付之

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於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

無異意乎祐曰臣以百口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

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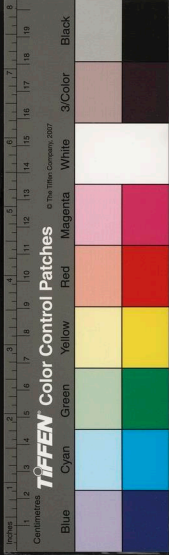
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直祐赴貶親賓送於都門外

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

必做二郎者則也祐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

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觀



公通判鄭州建言請天下置常平倉以抑兼并爲學士嘗
奏事退上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真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

德之職止於是邪歐陽撰神道碑

張士遜言皇太子學書甚好公曰皇太子不待應舉選不

必學書由是文懿日以善道規贊皇太子遺事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

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赦有司具粟百萬

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

有人碑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近車

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

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

論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

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未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

例遺事

大中祥符申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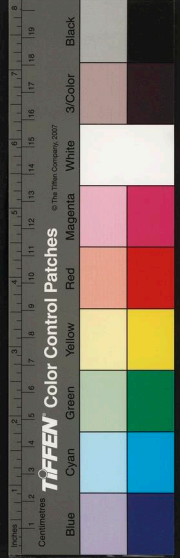
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歛矣請示於朝

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上

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碑

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

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



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碑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司辭公公但云東南民力

竭矣薛退謂人曰眞宰相之言也

湖山野錄

張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公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張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遺事

景德中李廴賈遷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王文咸欲取之旣而皆不與取其卷視之廴以賦落韻遷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汪疏異說乃爲奏且道所以乞特收試時公爲相議曰廴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遷特立異說可令後生改爲穿鑿漸不可

長遂收廴而黜遷

國朝事

宮禁火災公馳入對曰驚惶語今日兩朝所積朕不妄費

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

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偷位宰相天災如此臣

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

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某王宮失火禁請置

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翼日乞獨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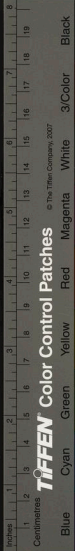
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

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果欲行法願罪臣

始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

遺事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廴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



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論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自寇公寇大慙翼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慶量公不荅

名臣遺事

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龍山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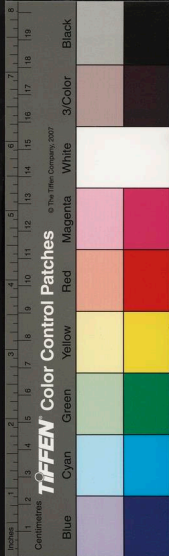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忿爭上召公公至則見欽若諠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

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謹訶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翼日上召公問欽若等事當如何公曰當黜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

皆罷

遺事

王曾張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公遂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驚曰有何事不與



王且同來諸公以前說對上曰且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二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然今後更願諸公規益

名臣遺事

寇準爲樞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嘆以爲不可及

碑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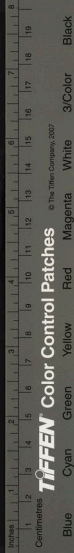
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爾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謙以符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閹望公弗遣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名臣遺事

張尚書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時公爲相上書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詔之規他人徃矣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伏王之能用人也

湘山野錄

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



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濬策
而已然亦皆爲名臣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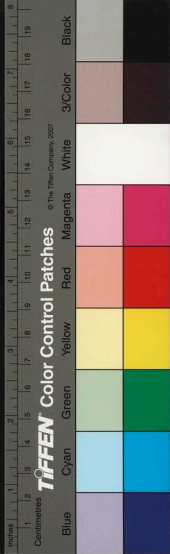
公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
見於延和殿命曰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
誰乎公謝曰知臣莫若君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上曰
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何如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
之公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無然有間曰
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公曰他人臣不知也公薨歲餘
上卒用準爲相

王太尉薦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
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

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
所隱蓋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曰是蓋賢太尉
初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
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
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朕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駭
耳遂不問並記問

萊公在長安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以
狀示公公覽狀笑曰準許大年幾尚駭耶因奏請錄付
準使自知過準惶惑待罪名臣遺事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公延見之陳起呈
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接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



截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中書一日陳
再來公不見曰令到集賢廳相見既而向出陳所留文
字公瞑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
瑞圖進耳

無遺事

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楊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
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
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

真宗欲命王欽若作相公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
乞在樞密院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
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
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後公罷欽若乃相出語人曰

爲王公通却我十年作相

無遺事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曉旦而嘆曰生民膏血安
用許多

名臣遺事

公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爲驕侈兄子璠欲舉進士
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
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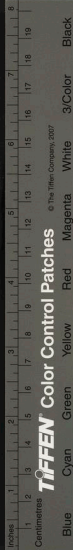
碑

公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
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地不可行
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

言

韓魏公別錄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節瞑目曰吾門素風亦至於此亟



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軍中易之不敢令
公見焉 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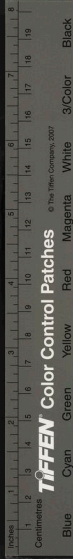
有債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係之
曰還見佳否弟曰係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
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平生所服
止於賜帶 名臣遺事

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各當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
爭財爲不義耳 溫公日錄

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
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家
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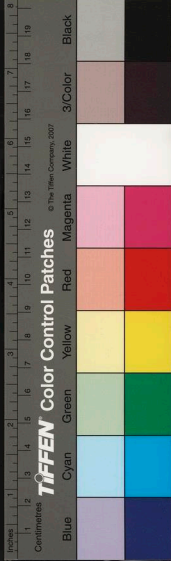
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怨於公曰庖肉
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
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饔人所度食肉不飽公
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
也其不饑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墜玉者徹屋新之暫於
廊廡下啟一門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
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威滿辭公問汝
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廻曰
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
視其面因去見其荷方省 筆談

李文靖居相位公來預朝政一日便殿論邊事退公歎曰



何日邊候徹警使吾輩得爲太平宰相文靖不荅至中
書獨召公語云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譬人有疾帶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沉痾子必
爲相遽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不有盤遊之樂必興
土木之工矣及祥符間契丹旣修好兵革不用近習任
事之人始建議封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宮崇奉天
書耗用浸廣公常危懼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
曰誰爲國家抗君子小者乃薦先祖文靖公呂夷簡暨王
沂公魯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小人卒不能勝而成仁
宗持盈之業公之勳也呂氏家
契丹旣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

王欽若深慮之一日從容言於上曰堯春秋城下之盟
也諸侯猶且耻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
不樂曰爲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諺曰陛下以兵取
幽燕乃可刷耻曰曰河朔生靈始免兵禍吾安能爲此
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
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爲也旣而又曰天
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
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上久之乃可然
且方爲相上心憚之曰王曰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
以聖意論且宜無不可乘間爲且言之且愾勉而從然
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他日晚幸祕閣唯杜鎬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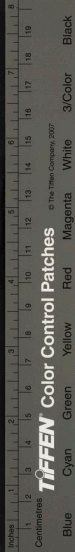
直宿上駭問之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鑄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决遂召且飲酒於內中懽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且不復異議曰爲相時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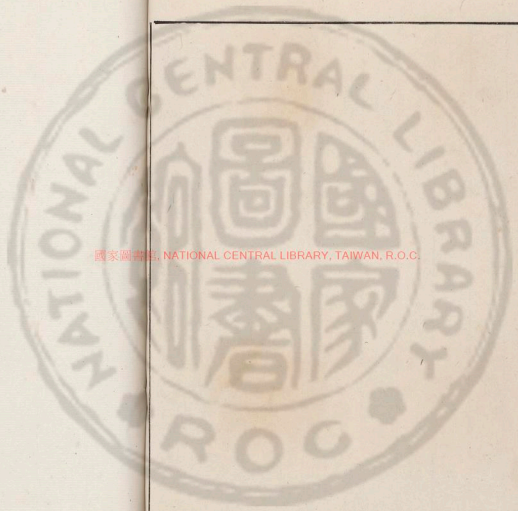
龍川志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感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唐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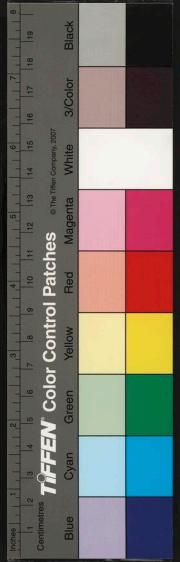
氏昔以遭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箭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旣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作器尚再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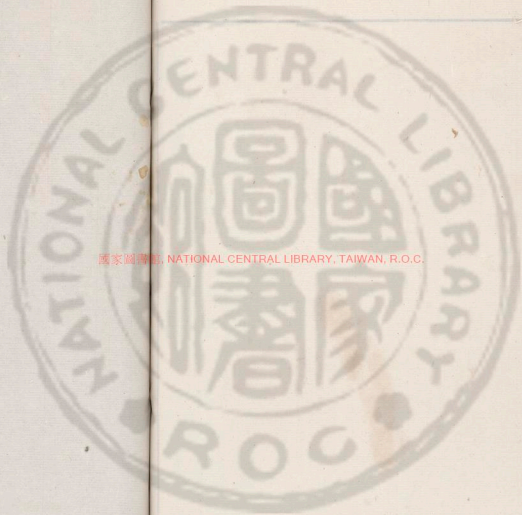
龍川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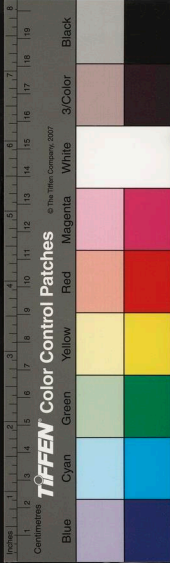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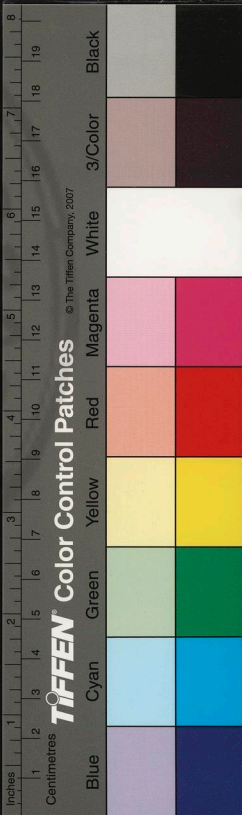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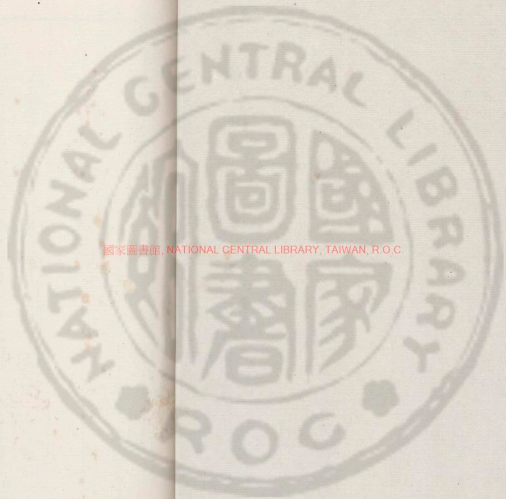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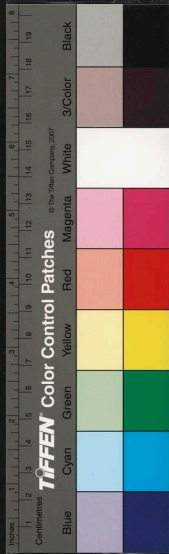


2025.0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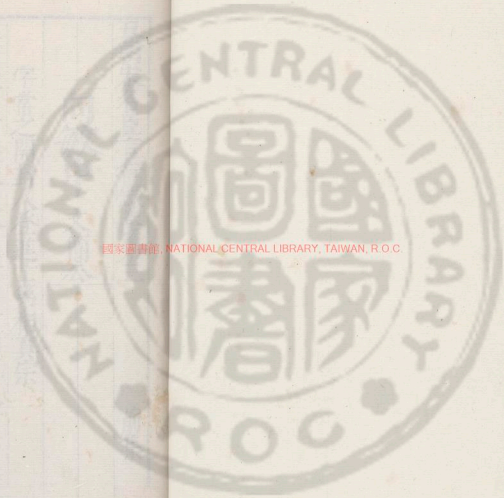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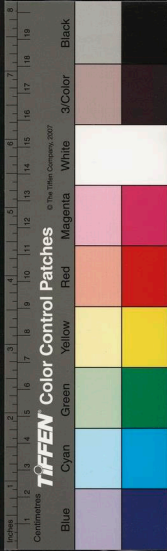


太宗雅尚書畫詠及公名何事... 自一人者名... 著者使率兵攻... 太祖伏... 當... 外後名至... 乃即... 設...

3395904 v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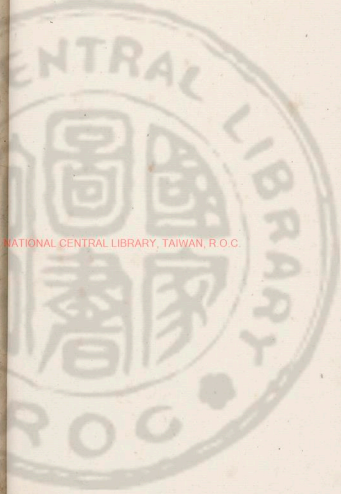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前集

向敏中 文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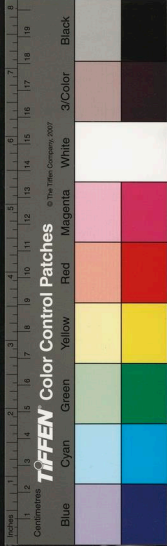
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相真宗

太宗飛帛書張詠及公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名臣為朕記
之公出知未與軍會邦人大懼有告禁卒欲倚儻為亂
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質僚兵
官置酒縱閑無一人預知者命儻入先令馳騁於中門
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梟各懷短
刃即席誅之勦訖屏戶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
股慄



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直宗謂之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右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未知宜麻亦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門無一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勤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公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止寄止主人不許僧止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裘而出僧適不寢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宿舍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官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簪并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呈府府皆不以爲疑獨公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其盜前生當貸此人死公固問之乃以實對公案崔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



其吏也問之曰僧之獄何如吏絕之曰昨日已笞死矣
嫗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問
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
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令甲掩捕獲之案問
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

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唯公勤於政事所至著
稱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敏中勤心於民事耳於是有
復用之意

陳恕

晉公

字仲言洪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參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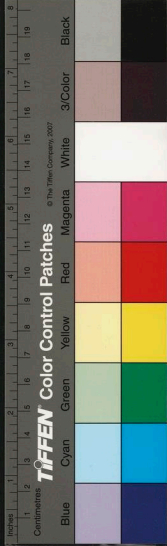
公總領計司多年每使將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
公歛板蹶縮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帝意稍
解復進怒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以其忠
亮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爲之首

沂公筆錄

恕長於心計爲搃鐵使釐去宿弊大益興利太宗深器之
嘗御筆題殿柱曰眞益鐵陳恕

叔遺

恕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公閱
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大
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減裂無取
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
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



司使之才以恕爲稱首後李諮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
失後雖屢變非公之舊法也

東軒筆錄

公自升朝入三司爲判官既而爲監鐵使又爲總置使洎
罷參政復爲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
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時
萊公罷樞使歸班公卽薦以自代上用萊公爲三司使
而以公爲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公前後改
革興立事件類爲方冊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實李諮
爲三司使始改茶法而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方冊亦稍
稍除削今則無復存矣

東軒筆錄

恕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太數以聞恕諾而不進

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
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

善之

記聞

恕領春官以王沂公爲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自云
五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

談叢

公素不喜釋氏嘗請廢釋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
典宜兼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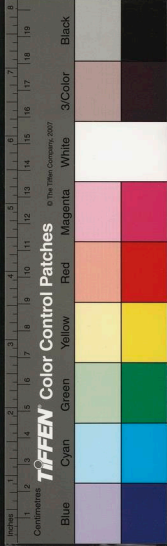
張忠定閔卽報恕再言可惜許門人李叟請問之曰參政

陳恕亡也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爲國家歛怨於身斯人

難得退爲詩哭之

華萼語錄

世稱恕爲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爲三司使時



考其藉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
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感課
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
虞之譽也 筆談

張詠 忠定公

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第位至工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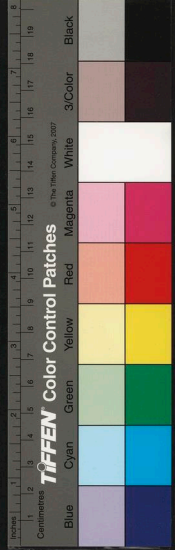
公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
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
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而比者成百萬匹民富至今

談筆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
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
而遣之 公上

公在銀堂時張奉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
按罪公封還詔書曰奉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擢
辱之臣恐帥躡輕而小人挾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
脅制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固加慰勞 韓魏公撰神道碑

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郵寇大起五年正
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充招按使率兵討之
復命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
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糴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



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俞真善幹國事者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樂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滅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釋馬努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詭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名謂曰今賊餘黨踞在尚多民不敢

出招安使頗兵城中不卽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俱卽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餘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餘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當不以恩信許其自新卽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於內正擒討於外再閱月而兩川平

碑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旰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旰首餘黨盡平衆亦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碑

討劉旰兵迴有以斬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駭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主帥令付管將理矣公可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

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爵至當相顧歎躍

語錄

公性剛毅因責決一吏彼枝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劓喫彼云決不得喫劓則得公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以相

願自是服公之威信令出必行

語錄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公封

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

蕭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

全上

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勒殺人賊

旣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

牒二衣因自披剃爲僧寮屬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

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記聞



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犀浦謂曰近
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
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遂戮于市卽
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沓氣乘之妖則有形
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毋十日
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毋十夜留妻
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卒又逃
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
遣歸業民悉安居

並語節

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闌始出衆遂嵩

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後僂轡行衆不敢謹或
以告魏公公曰當足時琦亦不敢措置

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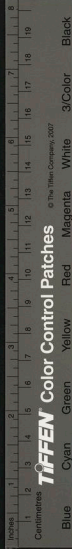
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其
父髻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特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
其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

此中

公嘗以蜀地素狃游手者衆事盡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
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
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
元佑羅之奏爲末制違令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饑米甚
貴而邑民無餓色者公之賜也

此

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



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一時冬抵莫
放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
假公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史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沓漏水歷歷分
明儻一刻差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謂公爲神明公
曰鼓角爲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
如何也 語錄

公有清鑑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
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暇吾舉碑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太凡舉人須舉好退
者好退則廉謹知耻若舉之志節愈酸亦有敗事竟舉

奔競者奔競則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矜才
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必矣其人既好奔競又何須舉他

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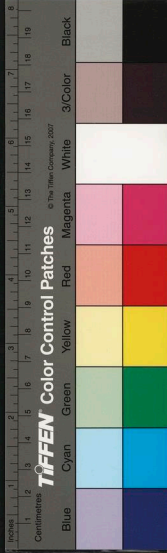
邑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公察郡人張及李峻張達
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篤勉就舉後三
人登科歷羨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碑

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澁輕者必爲判語讀以示之蜀

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也山

野錄

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王其貴而與
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時



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請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
酒爵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
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
而去服公明斷碑

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
撫御才其能緩輯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冕據益州
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以公前治蜀威惠在人復
以公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蜀民聞之鼓
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公知民信已易
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懷蜀郡復大治上命謝濤
撫蜀諭公曰得卿在蜀旬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鑄

旻德大錢千嘉邛州一當小鉄錢千銅錢一千今便之
碑

公問李旻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皆信
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
箇信五年方得成

語錄

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公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
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
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貴曰
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墮農及至
縣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
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善言矣天使亦



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喜亦爲
閣門祇候皆號能吏也

東軒筆錄

公自金陵入苦腦涖未陛見御史閣門累奏上寘其咎俾
養疾公恨不得向陳所懷乃抗論近年虛國家帑藏竭
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
上侈心之所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

知陳州

燕巖叟

公在陳一日方食郎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者
久之輿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謂逐某公
也公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
出彩斝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汗晉公聞

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
而已寧避猶哉禍豈可避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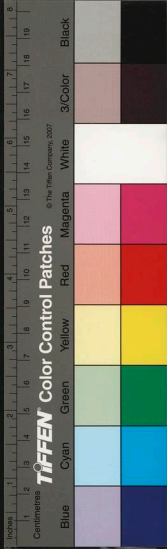
談薈

公少學劍樂爲首飾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持其不法
事恐之且欲其女爲妻即止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誅寓
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爲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
之而還

蘇東坡

公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闌如也李旼管侍坐廳下因
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
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森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
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
今日之言也

語錄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公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鍛汞爲白金公卽市汞百兩俾鍛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煨爲一大香爐鑿其展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送寺中以酒盞遺術者而絕之筆錄

公嘗訪陳搏一見公厚遇之願謂子弟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爲公卿不達則爲帝王師碑

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陳曰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

公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爲贊云垂則遺俗崖則絕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垂崖公
公曰事君者應不言貧動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

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湏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虛有智來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謂李旼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



著字前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李暉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核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恆之靜久自愈

並請錄

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主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張公治蜀用法之嚴似孔明孔明與公通愛皆美矣蓋尸而祀之社而稷之也

馬知節 正惠公

字子元幽州人以父功補官位至樞密

公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節見憚如老將

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池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知延州至郡羗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羗卒不能爲寇

除樞密副使當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毋不然



之獨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真宗多
以公言爲是 並王荆公撰神道碑

真宗末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之既
退以已意稱聖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上前欽若將
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記聞

公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讀盡劄子莫讓官
家公退見王文正詞色尚怒因語公曰諸子上前議論
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公歎撫
久之 文正遺事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
上勞三宮嬪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日等皆再拜知節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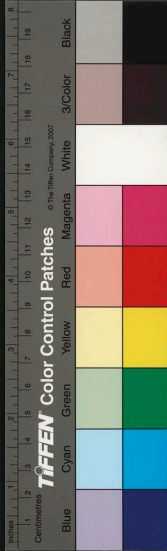
進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耳且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
不私食肉且等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記聞

曹瑋 武穆公

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官位至樞密配享真
宗廟庭

知潤州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
留其一樞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
事 荆公撰行狀

曹侍中將薨太宗親臨視之間以後事對曰臣無可言固
問之對曰臣二子瑛與璋材器有取皆堪爲將上問其



優劣對曰琛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循城

城上遮箭版太高召主者令下之主者對曰舊如此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耶命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基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記開

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卽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東坡不記事

公爲將絕四十年用兵未嘗敗馭尤有功於西方舊羗殺

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羗法公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陝西巖取邊人爲弓箭手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欽爲發州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瑋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中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擇要害處爲堡使自墾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柱一馬死衆爲出錢市馬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墮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爲法自三都之戰威鎮四海响斷囉聞公姓名卽以手加額上天碓瑛卅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



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

天雄卒有犯法衆謂獄具必殺之公乃處以常法或以爲疑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衆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公客外舍公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也公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云

公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毅左傳而尤熟

於左氏

並行狀

寶元中王忠穆公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

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請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驥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二司鹽鉄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驥至定治事畢瑋謂驥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遠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驥愛其樞才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其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灌罔權豈不爲樞副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卽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富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閑人才不然無以應卒驥曰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樞易干



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璫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璫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璫是時殊未以為然及觀其所畫乃元昊也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前集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四

前集

畢士安 文簡公

字仁叟代州人舉進士相真宗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詔為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士安詞義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

契丹謀入寇公自疏五事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參政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尤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

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璫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璫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璫是時殊未以為然及觀其所畫乃元昊也

談筆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前集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四

前集

畢士安 文簡公

字仁叟代州人舉進士相真宗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詔為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士安詞義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

契丹謀入寇公自疏五事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參政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尤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曰寇準兼資





卷之八十一前四卷

忠義善節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
後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
積也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
雖蒙休德濫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所
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
章事寇公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
犯邊北州皆箠二公始合議請帝幸澶淵

公雖貴奉養無異乎素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
清王文正為相嘗面奏曰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
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絀今其妻僨於臣家其不負
陛下可見矣 並劉莘老撰神道碑

真宗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言兩晉事多鄙惡不
可流行者上以語宰相公曰惡以戒世善以訓後善惡
之事春秋備載上然之命刊刻 蓬山志

寇準 萊國忠愍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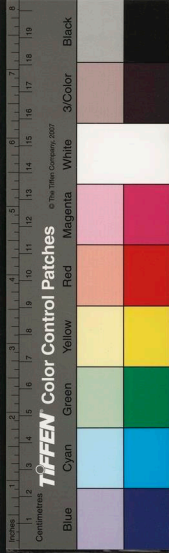
字平仲華州人中進士第相真宗

太宗幸魏時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在辭色激昂舉
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寔以

貴顯通事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罷
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寇準



詩

冠準治所以朕
皆冠準猶君文
皇一詩魏鄭公

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後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

縣門民莫敢後者嘗具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之句時以為若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

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政要

太宗時公為負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公

手引上衣令上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憂之嘗曰

朕得冠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 記聞

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為憂置疊過館中汎以問眾皆

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毋奈何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

凡天旱為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

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

乃言曰甚丁甲坐贓若干少爾罪乃至死參政王沔其

弟淮盜所王財至千萬以上願得不死刑罰非偏如何

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去其暮遂大雨上大喜以

準可用遂驟進 劉貞父撰萊公傳

公性忠朴喜直言無顧避時人語曰冠準上殿百僚股栗

遺事

公在青州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曰知子莫若父

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

得人心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太子謁太廟還六宮

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曰少年天子也

遺事

萊公

萊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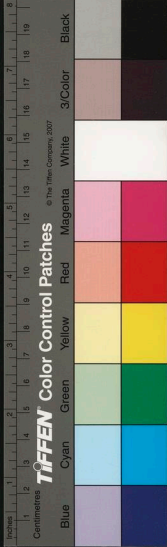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上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談彙

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上北渡以固衆心毋令虜得乘勝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上避之蜀王欽若勸上避之金陵上以問準準曰誰謂陛下畫此計者上曰願所畫何如耳毋

問其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陛下當何歸乎上喟然準又勸上北渡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爲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曰事當奈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陛下聽準語準言是也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趣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上上乃從之既至澶

高瓊消遣寇
準北渡之語



某公

州上御城北門準居上前上蓋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事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勢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倉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爲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始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於是有所準不顧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貳重上亦不悅準不得已許之時虜舉國衆寇入中國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衆可

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備臣

州可必得也

秦公傳

上至澶州賊倉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禽賊矣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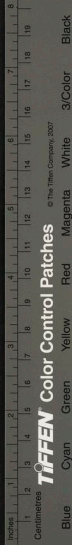
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

遺事

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常達旦或就寢則鼾息如雷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準如此吾復何憂

記聞

虜請和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
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
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禦者乎戎遂得



和遺事

虜既退來朮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鎮
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緣貂褥虜主
朮割河北利用曰如此我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
金繒二十萬虜嬾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
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
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再
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記聞

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公勸帝勿從

縱虜歸國以保盟好

聞見錄

直崇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旌軍載

某公

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
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
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殿
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
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
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塗身乃安
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
拜別公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
魏則戎虜蒲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數
日虜退乃召爲次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公
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

東軒筆錄

某公

童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
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曰今朝廷欲
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
耳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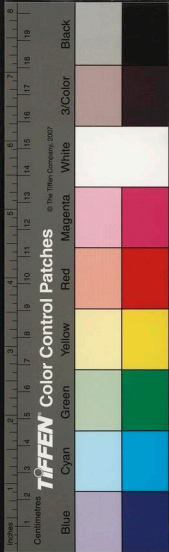
上既回鑾每歎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
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冠犖之孤注也尚

何念帝聞之驚其公眷禮遂衰聞見錄

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
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撥遣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于宮中承天門天子以改元
六月又降于泰山是歲十月封泰山間一歲祀后王汾

陰天子奉天書謹其載以王輅天書所行天子不敢當
其道居無何復有神降于延恩殿號稱天尊天子親目
見之上於是益崇飭祀事自天書始降則築昭應宮其
後復置會靈宮靈之屬祀老子于亳州天下無慮皆神
事矣準是時出為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踈準最後知
京兆府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
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
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
事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
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時天禧三年也某公傳



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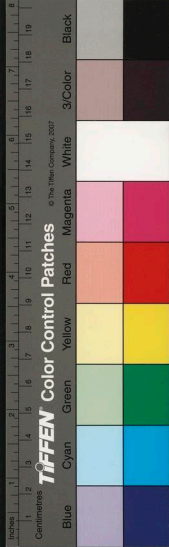
李遠嘉述楊
億四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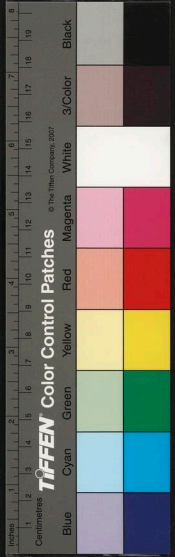
天禧末真宗寢疾童叡太后漸預朝政上意不能平公探
此意遂欲廢童叡立仁宗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
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勗等協力
慶畫已定凡諾命畫使億為之且將舉事會公因醉漏
言有人馳報謂謂夜棄獮畢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
入畫以公所謀白太皇遂禪詔罷公政事及真宗上仙
遂指公為反而投海上其爭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
億臨死貳當時所為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童
獻上僊遵勗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叙陳本末仁
宗盡見當日曲直感嘆再三遂下詔滌其寃贈中書
令謚曰忠愍

筆錄

公好士樂善不倦丁謂种放之徒皆出其間嘗語所親曰
丁生誠奇材惟不堪重任公為相謂參政嘗會食都堂
羨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
拂鬚耶謂慙不勝公特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
遺事

公為樞使利用為副公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輒
曰君一夫耳豈解此國家大賅利用由是銜之真宗將
立劉氏公與王旦向敏中皆諫議為出於側微不可劉
氏宗人橫於蜀奪民塩井上以后故欲捨之公固請行
法時上已不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官中所決丁知曾寇
不能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政事除太子太傅上初





一丁百七卷

不知歲餘忽聞左右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不敢言上崩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 記開

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宰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

會公字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

行 倦遊錄

公貶雷州丁謂遣中使營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

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

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

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

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帛使不得已授之公拜受於庭

升階復宴飲至暮罷 記開

美云

公貶歎於雷詔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哭其喪斬竹

掃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生笋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

公竹因立廟其旁 塵史及名臣傳

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曰準心

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其

竹果生 筆錄 ○此說與公別二書異意前說為是

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

舉秤鎚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公每

捫其痕輒哭 記開

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

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毳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

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障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遺事

處士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上卽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 政西文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公見廁溷間

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炬燼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其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歸田錄

王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騷獨公知之喜與之語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公文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公曰何故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王能



平仲

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

吾子

記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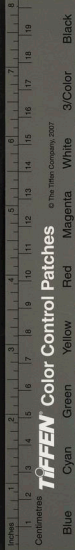
張忠定守蜀聞公大拜曰寇準直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公在歧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誦我矣談叢張乖崖常稱使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為也記聞

公商行至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抵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旌忠碑

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君過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柱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爲得體歸田錄

高瓊

衛國烈武王



高瓊

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大尉曾孫女配
英宗為宣仁聖烈皇后

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
考妣焉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
章為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真瓊無禮君何不賦一
詩詠退虜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
所執過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行疑耶上
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
會虜將撻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詣中書
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 記聞

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

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
故武事不競卒有潘夫之敗及澶淵之役童聖既渡大
河至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風宰相吟兩首詩
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為詩賦以薄此輩
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 元城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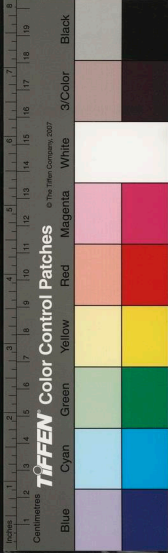
真宗嘗問卿等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
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
事要執以蘄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

哉

王禹圭撰
神道碑

楊億

文公



楊億

字大年建州人以神童召試事太宗真宗官至翰林
學士

公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
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亦立就且有願秉清忠節終
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

野錄

公每欲作文與門人賓客博飲投壺奕棋語笑詼譁而不
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
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
一代之文豪也

歸田錄

公凡為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改用小
片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

家塾記

公為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
注其側云朽壤屬壤糞壤大年遂改為鄰境明旦引唐
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
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歸田錄

公以文章擅天下然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諧之大年
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
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
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
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

並歸田錄

公因母病有陽霍之行王文正恐人害之白上遣使賜藥





既而言事者彈劾不已卒以亞卿分司上嘗語輔臣曰
聞楊億好誇時政王公曰億丈人幼荷國恩若諧謔過
當則恐有之至於謗訕臣保其不爲也 撥遺

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
踰年不調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縑上
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
事者攻之不已公又有啟與親友曰已濟溝壑猶下石
而未休方困蕪棊尚關予而相射 清箱雜記

丁謂初參政億例賀焉語同列曰散子選爾何多尚哉未
幾辭親疾迓陽翟別墅 撥遺

公以直道獨立時有挾邪說以進者面戲公曰君子知微

揚下年

知單知柔知剛公應聲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家塾記

范文正贊公畫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
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
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萊公當國真宗有
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
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
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
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王曙 文康公

三丁前日家

王曙

字晦叔河南人中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科相仁宗
公知益州賊盜無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
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李春羅廩米其
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
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詠
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益公奏復之名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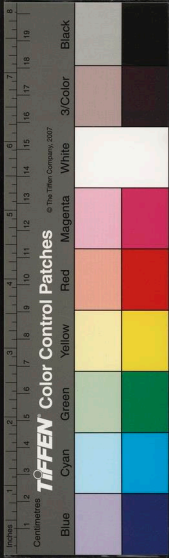
公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焯召還為右正言
眞宗召問凌策王曙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
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為盜故以法治之使
易地則皆然上善其言全上

公與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為執政一

日奏事已因語蜀事公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
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辟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
者叱出之亦無事野錄

王清昭應宮灾守衛者皆坐繫獄公上疏曰昔魯桓僖宮
灾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陵
便殿灾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
旁故灾魏崇華殿灾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
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灾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灾
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
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

下



王海叔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
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
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
厚類此公代錢為留守御史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
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白比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
縱取禍貶矣况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
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公年
已高若為之動卒薦永叔入館

見聞錄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前集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五

前集

王曾 沂國文正公

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相仁宗

公青州發解南首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

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答曰

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筆錄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香鑪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

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

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暵乃亟

被擢用焉

言行錄

王文正



王海叔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
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
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
厚類此公代錢為留守御史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
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白比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
縱取禍貶矣况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
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公年
已高若為之動卒薦永叔入館

見聞錄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前集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之五

前集

王曾 沂國文正公

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相仁宗

公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

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答曰

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筆錄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香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

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

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暵乃亟

被擢用焉

言行錄

王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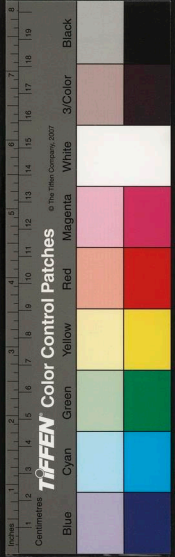
公以建昭應宮上既陳事之不便者五條以諫請殺其制其餘論事甚衆皆削其筮惟此疏偶存全上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洎洎無敢言者公謂后威錢惟演曰漢之吕后唐之武氏皆非據大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

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死筮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政要

初章聖上仙外尚末聞中書密院同人問起居名詣寢閣東面垂帷明肅俯遺命輔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於殿廡置具遺制丁謂欲去權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谷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不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豈期表別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更載立妃之文必若尊禮當俛事定而議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適求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爰立之命言行錄

童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公時判禮儀院乃采恭慈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毋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久奏事如儀人心乃定言行錄



王孝先

丁謂既逐李昶於衡州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按之遠方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恐亦不免也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方於謂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爲山陵都監謂爲山陵使允恭擅移山陵上允謂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可否既而上宥有石石畫水出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未得聞語同列曰吾無子欲令弟子適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爲疑太后聞之大驚節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允蓋謂所坐欲庇允恭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公以計傾之而公

議不以爲非也

龍川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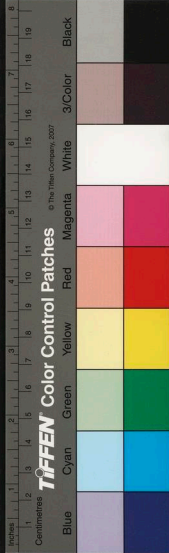
公在中書聞謂卒願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筆錄

天聖初公嘗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鏤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月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

言行錄

魏公嘗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可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



王孝先

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

公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協比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計

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非誠實吾每欽佩

斯言苟執之小漸夷險可以一致

公再準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望喜豫以事之時虜使往來公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公在閣下累年時楊文公已居內制楊性恢諧好嘲諷凡僚友無不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故李翰林員武元所歎服嘗曰若王舍人可謂不可得而親疎也

並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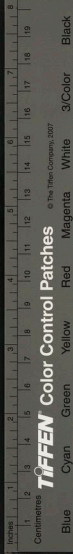
魏公言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琦爲諫官時因納劄子怨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納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

魏公別錄

宰相也

別錄

三不月五卷



王曾

李復古

公與孫冲同榜冲于京一日往辭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

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饜頭饜頭時爲盛饌也食

後合中送數期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

儉德如此論推敏遺事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

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李迪 文定公

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舉進士第一相真宗

仁宗以太傅致仕

公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

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贊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請君

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

公與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

相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賦識

者知其决爲宰相盖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

聞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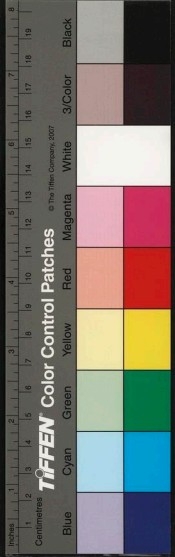
公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時真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

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

大怒以瑋虛張虜勢恐嚇朝廷以充益兵以迪新自陝

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迪

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



李迪

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常置警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於警囊取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卽傳詔樞密院發之旣而虜果大入寇瑞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記聞

上將立童獻后迪爲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微不可毋天下由是童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爲參政俟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兒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迷懷政等而東官不動搖迪之力也

公在翰林仍感章獻恩必不給一日歸沐忽值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歛寬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並記聞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相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間疾留禁中累自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玉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開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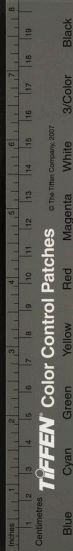
東文定

真宗既疾甚李迪丁謂同往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目
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雷之力嘗傳宣中書
欲以林特爲樞密劉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
翌日爭之上謂唐也俱屬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
退迪獨留納劉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
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關人權留雷發遣謂因直入中書
見同列名堂吏諭之索文書閣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
上亦無語發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
士誰直曰劉學士發謂呼筠出口傳聖旨公龍復相可
草麻筠曰命相必而得旨吳爾今日必有旨石麻乃可
爲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

問誰直曰錢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卽從命既復
相乃遂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
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
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卽爲
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
天下快之

龍川志

真宗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爲相以其事進呈上命
除準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準小處知
州迪曰曷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
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鬪更相論奏上命翰林
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



李迪

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

迪畏衛州團練副使歲餘除祕書監知舒州章獻上仙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復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罷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王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並記聞

魯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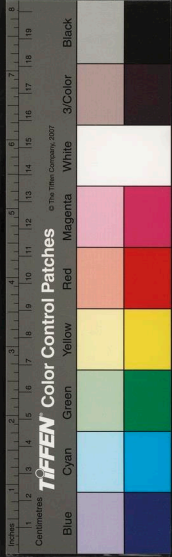
肅簡公

字貫夫亳州人舉進士官至叅政事真宗仁宗

仁宗在東宮公為論議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私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

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求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異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且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藏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朝獻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朝獻皆用之
歸田錄

公為正言事有違候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公一日自訟



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之
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臣竊媿之願得
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
曰魯丘

按遺

章獻太后臨朝公屢有獻替太后間唐武后何如主對曰
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
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
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
欲以太安輦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既嫁
從夫夫歿從子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
館閣讀書公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稜子弟得以恩

澤處耶吾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樞密使
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
懼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薛奎

簡肅公

字宿藝絳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官至參政

公舉進士時贊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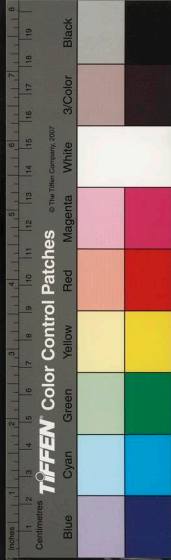
君之句馮捲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之

三篇春詩云子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

者如此

記事

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相戒曰是



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訕而易擢公鎮以無事又能破姦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禹謫而不苛

契丹使蕭順來朝時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南使至契丹者皆曰太后遂亦請覲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

拜參政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厲而素剛矜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

並歐公
蘇志

明肅太后欲以衮冕謁太廟諫疏交下幸臣執議得之聽公爾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元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

報罷

野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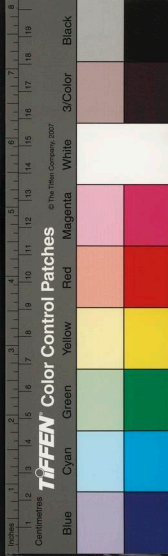
公知開封明參政鑄爲府曹官公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嘗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單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政

歸田錄

蔡齊

文忠公

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萊州舉進士第事仁



參政

祥符八年真宗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

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

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實可者然後

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以為無能過

者亟以第一賜之

歐公撰
行狀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

試文辭有理趣者徐鉉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

公餽之歛傾鉉乃上居實取正臣之威重齊置器賦云

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皆以為第一

歸田錄

公喜酒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夫人

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

賈同字希德門人孫存道

道先生過濟公館之數日有道愛公之賢慮其以酒廢

學生疾乃為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

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屢然起謝

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燕談

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為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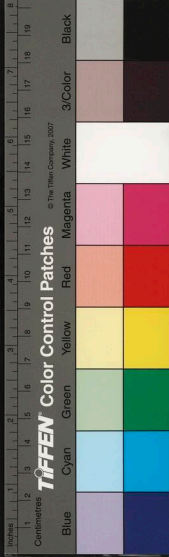
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為政

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放者十餘人餘皆釋而

雖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

真宗新乘天下天子諒陰丁謂專權欲邀致公許

諾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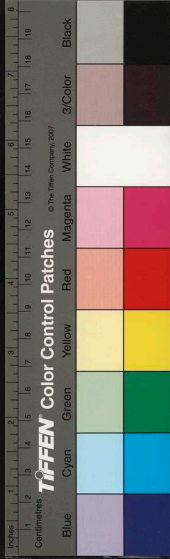


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
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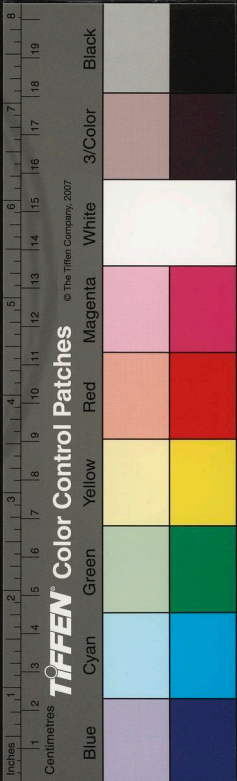
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警擡議者欲祭天
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
尚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爲正人
縉紳之士倚以爲朝廷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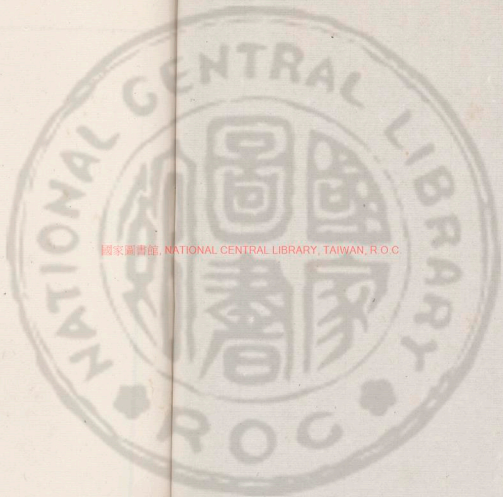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輒去寇澗姓氏
云逆準末書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天
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並行狀

宋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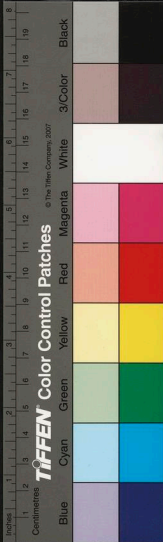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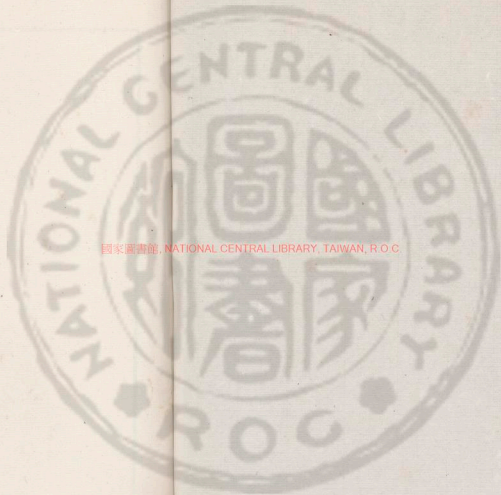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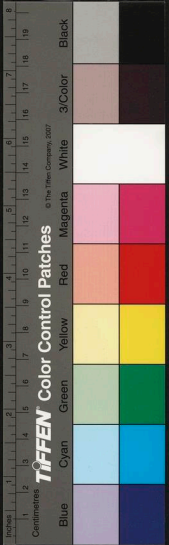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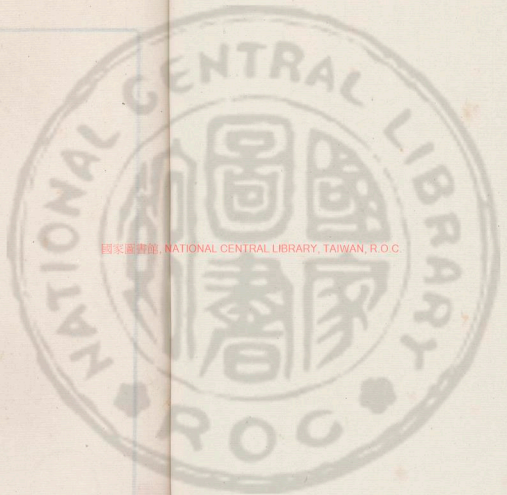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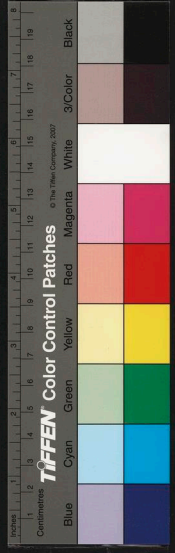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05 -3



數事卒與沂公並相龍川志

玉清宮災太后泣曰先帝尊道奉天並建宮宇今忽焦灼何以稱遺意哉公知后旨且復營建因推洪範以明災異之所致請罷不復建行狀

公以主上方富春秋宜遵之典學擢孫奭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聞見

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公奏宜從厚章獻遽引帝起項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

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

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公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

殯洪福寺公又謂人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

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會說來章獻皆從之

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

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

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奉洪福寺

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

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

氏加厚聞見錄

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遣李用和發其窆視之容



魏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童獻神前焚香泣告曰自
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

龍川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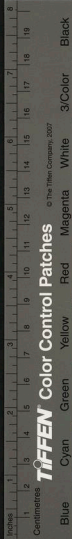
公在童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
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
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
未可知也故孜孜爨輔知無不爲雖禍之未形事之將
然必先爲之救禦

太后嘗欲進荆王爲皇太叔公力爭以爲不可遂止又以
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公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后
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
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它日

又極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
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今在中書聽旨后寤即令出宮
太內及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
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
司贊謁百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
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
拜

金行狀

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公堅執不可后曰遣已微
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
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
人無語而去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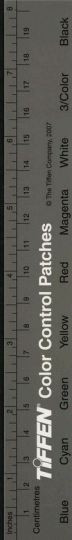
吳若斬首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劄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家塾記

章獻崩上始親政公手疏爲治之本以諷于上其目有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姦壬絕女謁遠近習罷力役節冗費條奏甚詳

天下學校久廢公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統一公請置大宗正建睦親宮置教授官悉授諸衛官以別庶姓金行狀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筆錄

初元吳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釁議者請城洛陽爲遷都之計公獨謂虜畏壯侮怯易以威制洛邑山川狹隘以壯則不足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虜謀或曰此爲虛聲爾不若增脩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子囊郢計也使虜果南嚮則雖城固無益卒申前議旣而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及劉六符等再至桀驁久留不能遣公奏請於殿外幕次與



虜使相見置酒面議以折之上以爲然虜使見公畏伏
語館伴使曰觀宰相如此雖置無益遂亟就道前好如
初行狀

景祐中公執政范文正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公
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公
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
可但除舊職耶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副
使上以公爲長者天下亦以公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
竊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公曰夷簡豈
敢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
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且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

宋庠爲叅政先是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
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
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
又焚不奏它人敢爾耶宋公以爲公誠深罪范也時朝
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
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執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
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
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
共進呈宋公遽曰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
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乎
之甚方宋公謂公必有言助已而公默然終無一語上



顧問公何如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
一官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而宋公不知爲公所賣也
尋出知揚州

記聞

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遂
富使北各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
公及宋莒公夏英公於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
元陳恭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與范富皆王佐可致太
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
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請退而具草使二
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旣而各條上十數事
而易監司按群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諉與又使

范公日獻三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公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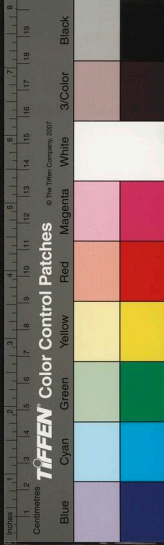
求去以候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入事猶問

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二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

公使河北

談叢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
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
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數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卽除
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放事公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
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筭官異時用有不
周卽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
晚上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卽三



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筆錄

公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相矣 記錄

公感風眩天子憂甚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入中書公表固辭御府出萬金藥上剪髭賜公手詔曰古人有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前髭合湯藥表予意也

公薨於鄭訃聞上震悼對執政語及公輒滄卞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

上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以賜及書懷忠之碑以賜 並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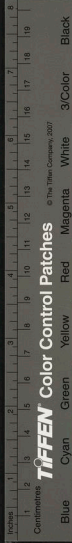
陳堯佐 文惠公

字希元閩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

通州潮州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於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

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

爲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千萬以便民曰轉運徵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爲俗吏哉



河決壞滑州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拊爲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爲長堤以護其外滑人因號其堤爲陳公堤

知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

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

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絀後丁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於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子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卽位謂敗公乃見召用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寃言者皆當今之弊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也天子嘉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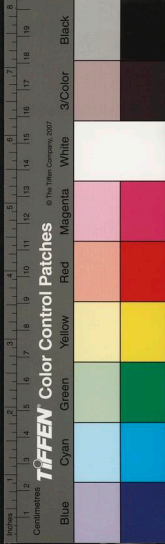
金歐公撰神道碑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堯佐者上深然之

遂大拜

野錄

公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



曰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恐念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蹶踵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爲榮初

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爲知制誥出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歎服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名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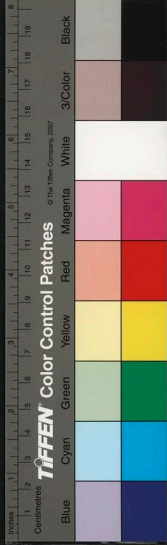
晏殊

元獻公

字同叔撫州人以神童召試相仁宗

公父本撫州手力節級公幼能文楊大年以聞時年十二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天奇之卽除秘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讀書温公田錄

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宴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



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柱門與兄弟讀書如此
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
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
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
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筆談

公晉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

興自公始

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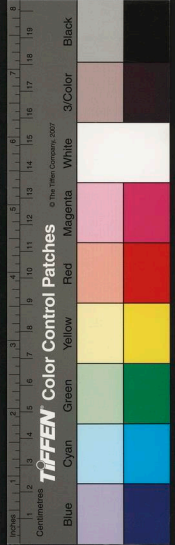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公撰志文言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
宗恨之及親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育朕躬殊
為臣子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呂
文靖曰殊固有其罪然宮省事秘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畧

知之而不得具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
若明言先后尊皇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久命出殊
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都及殊作相八大王疾革
上親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
晏殊王曰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歸閣視圖讖得成敗
之語并記志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為學士當草曰麻爭
之乃降二官知頰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資多役兵而規
利以他罪羅織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龍川志

自公復召用而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
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
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

碑



公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表問起居而已故薨上尤哀之碑

宋庠

鄞國元獻公

字公序安州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相仁宗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失軍時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堡障公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它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分兵四出以援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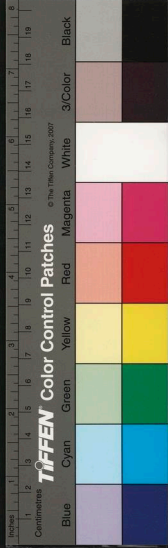
帝召二府大臣觀書出詔自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卒

莫敢對公時參政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公間言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蓋禁兵四十萬今所蓋不精且多外補戍更非疆本之勢金神道碑

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於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宋壘記

公物名郊字伯庠與其弟郊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



獲已乃改名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諧者竟不見用以卒可爲小人之戒也 歸田錄

公嘗曰殘人矜才逾詐特明吾終身不爲也 退朝錄

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一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眷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臺史

公雍雍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參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允務清淨無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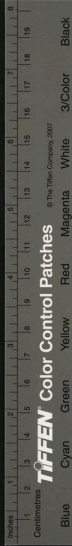
爲有爲者病之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爲自諒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材虛舟人莫怒疑虎石當開政負愁山重羨傾喜日來欲將嘲彊解真意轉悠哉

公上

韓億 忠獻公

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從開封舉進士事仁宗官至叅政以太子太傅致仕

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同遊止一甕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卽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及趙公有女遂與公議親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來



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公具素服往哭之康靖爲
長杜每日懸百錢於壁上用盡卽已其貧儉如此莊敏遺事
公與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
李先第授許州長杜簿趙官自控妻驅韓爲負一箱將
至長杜二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
以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
世爲婚姻不絕開見錄

公奏置裏行四員以廣言路在樞府請薦武臣以備任使
募兵法以授諸將及廣招募士兵數事景祐中唵斯囉
與元昊交兵使來獻捷執政以夷狄相攻中國之福議
加唵斯囉節度使公曰二族俱藩臣當諭使解仇釋憾
以安遠人且元昊嘗賜姓名夷狄攻之而反加恩賞恐
徒激其怒以生邊患無益也上是其議乃厚賜其使而
遣之名臣傳

公知洋州有大校李中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爲他
姓賂里姬之貌類者使認之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
盡奪其奩橐之富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嫂姪
破管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
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郭醫爲證一
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郭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毋復歸

如勅尋錄

范文正知開封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陰薦公可用



文正既與仁宗以諭公公曰君仲淹舉臣以公則臣又
拙且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
人遂除參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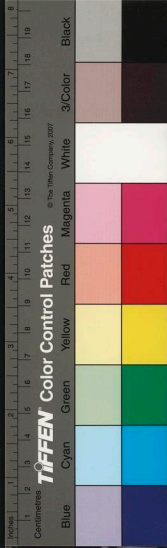
公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撫檢官吏小過輒不釋曰天下太
平主上之心雖鼻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
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
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名臣傳

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
觀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
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
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叩
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
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
務不舉可知矣吾在千里外無所干與猶能知之爾叨
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捷之衆實方解方已諸子股慄
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蘇氏談

程琳 文簡公

字天琳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相仁宗

公嘗館契丹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
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
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許其大不可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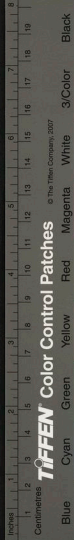
公知開封倉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衣火斗已
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
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
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
罪人上爲緩其獄卒無死者

金歐公撰墓志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乙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
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仁宗
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爲開封府司
錄及章獻崩黜爲汀州司馬琳亦嘗有此請而人皆莫
之知也上一日在邇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在章
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讀聞之然

上性寬厚琳竟至宰相蓋無宿怨也

龍川志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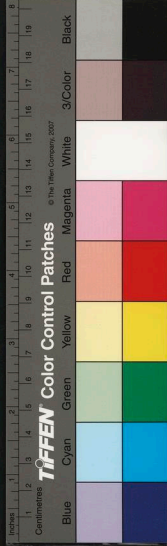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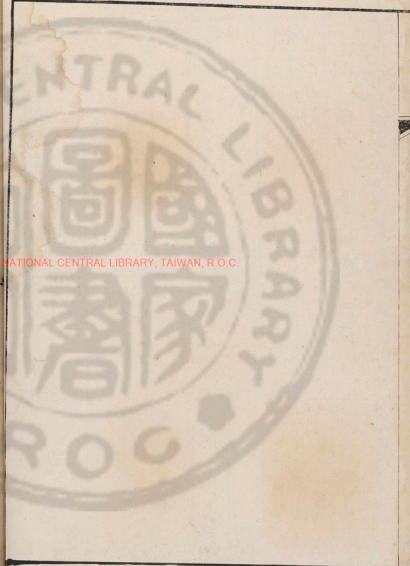
前集

杜衍 祁國鄭獻公

仕 字世昌越州人擢進士甲科相仁宗以太子少師致

公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
投一竿與之按挾以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
而帽竟不濡記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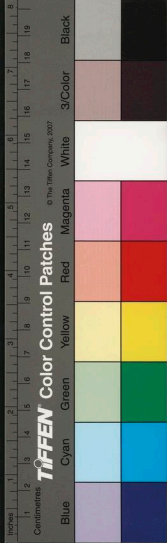
公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
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絜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
得爲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



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
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夏人叛命陝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
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
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區區計較量物有無賞
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滯費車
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它州
省費十六七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
爲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二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
受丙賄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
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公惜召乙問之乙謝曰僕已得
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
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曰問曰盡乎曰
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
吏不與銓事予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
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韓范而三人者
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
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
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
泣而去上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言



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者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鍛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

金歐公撰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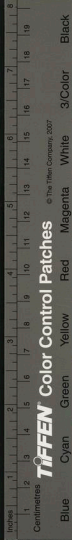
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公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

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公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公當侯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公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志林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趨乎僞

又曰公之在上者多植筵下任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懸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卽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



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憚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繼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回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舍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致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

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于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
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然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公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自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公食於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



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郊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行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曲之顯謹勿少枉爲時所上下也

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末期年而出使養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其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根爾門生曰公之恨何也公

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司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爲恨也

金語錄

韓公言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爲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有使將來押字琦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爲是賢於人遠矣

別錄

公享客多用髣髴客有面稱嘆曰公爲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曰金燕巽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不好爾然公性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家塾記





公退寓南都不殖資產第宅卑陋居之裕如也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

范仲淹 文正公

字希文蘇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位至叅政

公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歐公撰神道碑

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昏怠

輒以水沃面往往餽粥不充日晏始食同舍生或饋珍饈皆拒不受遺事

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辨之語于屏

上比去至字無所吝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江藻撰祠堂記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

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訓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時觀何書其人亦笑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准以為法由是後學者輻湊

范希文

范希文

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
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
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
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
議欲媚革獻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公奏不可殊大
懼召公責怒之以為狂公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
知常懼不稱為知己蓋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
下也殊慙無以應

並記聞

歲大旱蝗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

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後

燕談

公知開封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才而百職修堯

舜之治不過如此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

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

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碑

貶饒州謝

表云此而為郡陳優優亦政之方必也正朝增蹇蹇匪

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

守也

燕談

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墜營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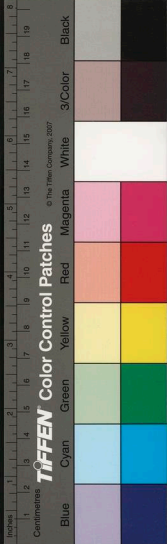
復承平永平廢寨熟菑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

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珣珠滅

藏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公之所在賊不敢犯其城

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

范希文



范希文

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微衛與語不疑居邈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公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黃銳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

州爲老子大范謂雅也

名臣傳

公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聳服熟戶蕃部率稱爲龍圖老子至元昊亦以此呼之

燕談

范希文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公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虜平夏時公守延州堅持不可時尹洙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公以進兵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



范希文

川元昊設伏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亾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鬼而哭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筆錄公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謹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名臣傳

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黥以爲軍唯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寃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餽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

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指爲黨或坐貶竄及呂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

公爲參政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公惶恐避席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勸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

范希文



范希文

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之爲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安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金碑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

害記開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臬仲約度不

范希文

能禦讞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慙時公在政府富公在樞府富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公欲宥之爭於上前仲約由是免死旣而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龍川志

范希文

公爲叅政與韓富二樞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鼎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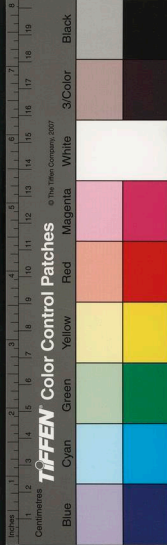
歐余王蔡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公爲叅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筆錄

屢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范希文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時公領浙西糶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殿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



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

金華筆談

公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別錄

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遺事

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

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寤寐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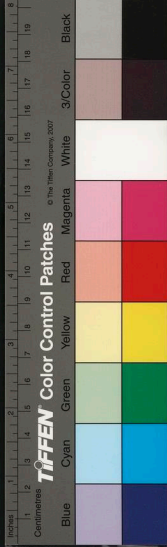
聞見後錄

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

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公戒諸子曰吾翁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時而



范希文

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
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
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
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
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
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並遺事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
畝爲義庄以養罷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
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贖
給聚族人僅百口

燕談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復外庫惟有絹三千疋錄親戚
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勿學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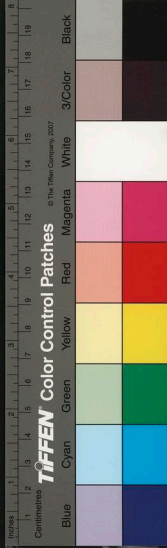
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厄史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
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爲葬之歲別爲饗祭
朱氏宅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
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
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
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
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

范希文



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冷齋夜話

晏殊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公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皇張為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鄉輔無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為壻後改名即弼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筆錄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常遇異入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彊之乃受未嘗啟封後其子采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采第乃以所封藥併其術還之

遺事

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碑

种世衡

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廕補官位至東染院使

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立磚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



其人期某日詣懸庭其親識見之驚懼禿告之皆如期
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
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
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
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其舉
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
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
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執比可圖
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
人雖逼戎落嘗不畏懼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

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於石工徒
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肩
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方過石數重泉果
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
既而朝廷署改寬州爲青澗城

范公撰墓志

初至青澗城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
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
且小矣或爭徃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
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
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



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
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
恩討之無不克

並記開

青澗東北一舍而達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
患君數使屬寇擊之往必破矣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
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
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
聞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須城守之且皆
不須外計一請自給

募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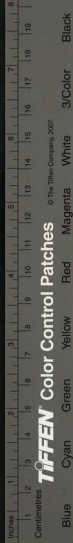
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郝延路經畧使
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

將無所指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
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巡邊至爲環慶經畧使知環州以屬
寇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寇心而青澗
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
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出郊迎世衡與約明日
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
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
耶因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
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金記開

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仲淹領慶州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